



情愿

林徽因回忆徐志摩

林徽因 著



学术顾问 严家炎 荣誉顾问 徐善曾
书系题签 刘再复 主 编 陈志明
编 委 逢金一 韩石山 蒋连根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情愿：林徽因回忆徐志摩 / 林徽因著.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392-9733-0

I. ①情… II. ①林… III. ①徐志摩 (1896-1931)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6569 号

书 名	QINGYUAN LINHUIYIN HUIYI XUZHIMO 情愿——林徽因回忆徐志摩
作 者	林徽因
出 版 者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6.5 印张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7-5392-9733-0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向我社调换
联系电话：0791-86710427

赣版权登字-02-2017-52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辑一

林徽因 致徐志摩的信（1921年）	003
林徽因 悼志摩	008
林徽因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022
附 致林徽因的信 徐志摩	033

辑二

林徽因 致胡适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043
-------------------------	-----

林徽因 致胡适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日)	048
林徽因 致胡适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050
林徽因 致胡适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052
林徽因 致胡适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060
林徽因 致胡适 (一九三二年春)	064
林徽因 致胡适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四日)	068



辑三

林徽因	那一晚	075
林徽因	深夜里听到乐声	077
林徽因	情愿	079
林徽因	仍然	081
林徽因	别丢掉	083
林徽因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一句爱的赞颂	085
林徽因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87
林徽因	窘	096
徐志摩	月下待杜鹃不来	125
徐志摩	月夜听琴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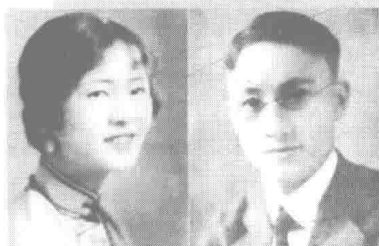


徐志摩	一个祈祷	130
徐志摩	明星与夜蛾	132
徐志摩	拿回吧，劳驾，先生	136
徐志摩	在病中	139

附录

林长民	致徐志摩函（1920 年底）	145
徐志摩	伤双栝老人	146
陈从周	读《林徽因诗集》	153
陈从周	怀念林徽因	158
费慰梅	徐志摩与林徽因	162





▲1920年，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父亲的徐志摩，在英国伦敦第一次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林徽因，当时的她只是一名16岁的少女

林徽因

致徐志摩的信（1921年）

志摩：

我走了，带着记忆的锦盒，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话走了。我回国了，伦敦使我痛苦。我知道您一从柏林回来就会打火车站直接来我家的。我怕，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感情，火，会将我们两人都烧死的。

原谅我的怯懦，我还是个未成熟的少女，我不敢将

自己一下子投进那危险的旋涡，引起亲友的误解和指责，社会的喧嚣与诽谤，我还不具有抗争这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我也还不能过早地失去父亲的宠爱和那由学校和艺术带给我的安宁生活。我降下了帆，拒绝大海的诱惑，逃避那浪涛的拍打……

我说过，看了太多的小说我已经不再惊异人生的遭遇。不过这是诳语，一个自大者的诳语。实际上，我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枝暮夏的柳条，经不住什么风雨。

我忘不了，也受不了那双眼睛。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起动的那一瞬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透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

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您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我真佩服幼仪镇定

自若，从容裕如的风度，做到这一点不是件易事，我就永远也做不到。她待我那么亲切，当然不是假装的，你们走后我哭了一个通宵，多半是为了她。志摩，我理解您对真正爱情幸福的追求，这原也无可厚非；但我恳求您理解我对幼仪悲苦的理解。她待您委实是好的，您说过这不是真正的爱情，但获得了这种真切的情分，志摩，您已经大大有福了。尽管幼仪不记恨于我，但是我不愿意被理解为拆散你们的主要根源。她的出走使我不能再在伦敦居住下去。我要逃避，逃得远远的，逃回我的故乡，让那里浓荫如盖的棕榈、幽深的古宅来庇护我，庇护我这颗不安宁的心。

我不能等您回来后再做这个决定。那样，也许这个决定永远也无法做出了。我对爸爸说，我很想家，想故乡，想马上回国。他没问什



1920年，风华正茂的少女
林徽因

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切都清楚，他了解我，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同意了。正好他收到一封国内的来信，也有回国一次的意向，就这样，我们就离开了这留着我的眼泪多于微笑的雾都。

我不能明智如那个摔破瓦盆头也不回的阿拉伯人，我是女人，总免不了拖泥带水，对“过去”要投去留恋的一瞥。我留下这一封最后的紫信——紫色，这个我喜欢的哀愁、忧郁、悲剧性的颜色，就是我们生命邂逅的象征吧。

走了，可我又真的走了吗？我又真的收回留在您生命里一切吗？又真的奉还了您留在我生命里的一切吗？

我们还会重逢吗？还会继续那残断的梦吗？

我说不清。一切都交给那三个纺线的老婆子^①吧，听任她们神秘的手将我们生命之线拉扯得怎样，也许，

① 这里指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她们的任务是纺制人间的命运之线，同时按次序剪断生命之线。

也许……只是，我不期待，不祈求。

微微

附：这一段时间您也没好好念书，从今您该平静下来，
发愤用功，希望您尽早用智慧的光芒照亮那灰暗的文坛。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从南京飞北平途中，因所乘飞机在济南附近遇雾触山失事，他不幸罹难身亡。



林徽因 悼志摩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地、不可信地、残酷地、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的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词联在一处想过！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

个人。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

突然地，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残忍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在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地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地希冀仍然能够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我们这伤悼而有些许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地，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帷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着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么？但是除去拭泪相对，默然围坐外，谁也没有主意，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对这死！

谁也没有主意，谁也没有话说！事实不容我们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们不伤悼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们有超自然的幻想！默然相对，默然围坐……而志摩则仍是死去没有回头，没有音讯，永远地不会回头，永远地不会再有音讯。

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谁不感到惊异，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尽有定数？世事尽是偶然？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们前边展开的只是一堆坚定的事实：

“是的，他十九晨有电报来给我……”

“十九早晨，是的！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派车接……”

“电报是九时从南京飞机场发出的……”

“刚是他开始飞行以后所发……”

“派车接去了，等到四点半……说飞机没有